



北地文史

第一辑

博交換

吉木萨尔县政协文史研究室编

4155/58

祝愿“北庭文史”工作
绽出绚丽的花。



赵学智

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日

中共吉木萨尔县委员会书记赵学智同志题词

☆ ☆ ☆

目 录

一、地方史料

血战九昼夜

——记马仲英攻打孚远城前后……马 健 整理 (1)

一场触目惊心的公开大逮捕……………王秉诚 (9)

吉木萨尔蒙古族史略……………王秉诚 整理 (15)

解放前我县哈萨克族教育概述……艾里牙斯汗 (29)

二、人物志

晚清民团首领孔才生平事略……………戴良佐 (32)

忆王寿成在新疆学院……………唐生华 (39)

林基路、杜重远等同志在新疆学院……………唐生华 (42)

三、地方历史沿革

天山脚下的历史名城——北庭……………王秉诚 (49)

唐代北庭古今年表……………紫 玉 (59)

四、风物志

清末民初乡土札记……………张晏鹏 (65)

吉木萨尔八景前言……………王秉诚 (68)

北庭名刹——千佛古洞的兴衰

——（八景之一）……………王秉诚（69）

水溪沟万斤古钟

——（八景之二）……………王秉诚（75）

五、地名考证

试析“吉木萨尔”名称的由来……………马健（80）

文史研究组 组 长 李广林
 副组长 唐怀瑜
 编 辑 吴与弼 王秉诚
 马 懿 周 锋

封面设计： 赵慕壹

血战九昼夜

——记马仲英攻打孚远城前后

马仲英，甘肃河州人，人称“杂司令”。在中国近代军阀混战史中，颇有威名。他驰骋甘、宁、青、新四省，前后达七年之久。一九三三年，盛（即盛世才）马交锋，马仲英曾先后两次到过孚远（即今吉木萨尔），在当地老一辈人的心目中，至今记忆犹新。

（一）马仲英一进孚远前后

一九三三年春，新疆省政发生变乱，马仲英以反金为名（指金树仁），两次入疆。阴历四月，其弟马仲杰率步兵四千余人攻占木垒，五月初又一举占领奇台，一时军威大振，但马仲杰却在此役中被守城归化军击毙。马仲英痛胞弟之死，竟将投降的归化军全部斩首。

奇台失陷的消息传到孚远后，指挥董成福、驻军团长李寿福等闻讯大惊。为保全自己生命财产，决定投降，并派裴天禄（董成福的参谋）为全权代表赴奇台与马仲英谈判，马方代表

为马如龙、马虎山。双方于五月七日达成协议，裴天禄即带马如龙等到孚远拆毁一切战备设施，并在老银行院内举行受降仪式，将枪枝弹药全数交给军马。马仲英于五月十五日整队向迪化（今乌鲁木齐）进军，路过孚远时还在南门里的大庙对面戏台上向当地群众训了话。当时马军一律穿白小褂、短裤头，不少人背着鬼头刀，纪律好象很严明，他们不入民宅，买东西还能照价付款。但是，马军五月十七日（阳历六月十二日）在阜康淤泥泉与盛世才交火，战败后恼羞成怒、露出本相，二次经过孚远时，却完全变成到处抢劫的匪徒。

（二）九天八夜的守城战

马仲英在淤泥泉失败后，被迫退往吐鲁番一带。但他却为再次控制孚远，切断奇迪交通线进而夺取迪化在积极创造条件。同年（即1933年）阴历九月初，他一面指示王全禄（孚远的土匪头子）在奇、孚两县之间骚扰，一西派陈清裕（原鄯善驻军团长）和甲尼牙孜（哈密农民起义首领）等率部约三百人在孚远南门外布阵示威。县长刘应麟派雷生有（当地商人）缒城和谈未成，王全禄即率当地面民黄胡子等首先放火焚毁了城西南的千佛洞，数百年古迹变为灰烬。城内民众为了战争需要，相应将东门外回族寺的叫经楼制高点一火点着。双方剑拔弩张，一场激战即将爆发。

当时守城驻军虽号称两个团，但实际人数不到二百，枪百余支。这些兵素无训练，更兼老弱病残，吸毒成性，实在

不堪一击。为确保城内百姓免遭涂炭，县长刘应麟决定以当地民众为主，成立城防指挥部，並亲自领导部署。规定凡十五岁以上男丁全部编入守城行列，並划分西南、西北、东南、东北四个防区，每区下设区长、连长、排长、班长各负守城事宜。另外，为预防驻军兵变，还组织专职人员为这些烟枪兵们供应鸦片，以安其心。一切布置就绪后，又在各垛口广置砖石、滚木以备急需。並组织了一个长龙枪手队，配有外号“土狗娃子”（土炮）八门，分布各城门和四个城角待命。

就在当天晚上，陈清裕等果然率众二百余人先攻西门，被击退，后又转攻东门。他们窜到城下向城门猛泼石油，在大火中杀声震天，欲趁慌乱之际，架云梯夺城。岂不知城方对此早有准备，全城男女老幼齐心合力，挑水搬土立即扑灭大火，各垛口也将砖石滚木齐下，长龙枪、“狗娃子”炮大显神威，很快把马军的突击队扫下城去。

陈清裕初战失利，无计可施，只得向马仲英求援。马仲英为实现重新控制孚远，以便夹击迪化进而控制全疆的野心，当时马探知孚远还有存粮三千余石，因此决定亲率精骑十八个连约两千余人，二次扑向孚远城。梦想取得粮秣补给，挥师西进。

马军于九月下旬由吐鲁番越松树沟大坂到达孚远南山广泉子，降将董成福献计：利用早晨城内开门放牲畜，设奇兵突袭夺城。但马仲英却认为“孚远乃弹丸之地，得之易如反掌，对董的建议不予采纳，並向部下扬言：“明日一早我们可在城里会师吃早饭”。

九月二十五日晚，马军趁天降大雪，先头部队一律身穿

白衣，到达县城后即隐蔽在城外的西北角处，又准备云梯数架，以便拂晓攻城。

九月二十六日五更时分，城上一民壮起来解手，忽然发现城外凹坑里模模糊糊，好象卧着一群白羊，无意中朝羊群开了一枪。而马军错认为这是攻城信号，一时间枪声大作，纷纷登云梯攻城。这时城内驻军都在营房睡大觉，城上只有少数民壮把守，情况十分危急。负责西北区的区长张晏鹏、区副雷生有、排长杨万珍等一面督促全区民壮上城，一面鸣枪还击。长龙枪手赵富堂、阎高升等也点燃枪炮，顿时枪炮砖石齐发，将马军逼过城墙。这次战斗中，民壮刘枪手用铅枪（即来福枪）一连击毙五名马军，但他不幸中弹牺牲。

马军受挫后，又集中机枪将西北城墙中段打开一个缺口，并组织了数十名敢死队，顺缺口扒城。守城民壮一面还击，一面迅速用羊毛包将缺口堵好。日过中午，马军数次强攻无效，遗尸二百多具。不得已，只好转变策略，采用攻心战术。他们让士兵在城下大喊：“开城投降，保证安全，如继续顽抗，城破后鸡犬不留！”城方深知马仲英伤亡较大，此时开城投降后果难测，不如坚守待援，或许尚有生机。而贪生怕死的驻军团长詹士城，在此紧要关头，竟想带队逃跑，虽经劝说未走，但在作战中也不卖力，还常借巡逻之名，收缴民壮的枪支来扩充自己。

马仲英政治攻势再度破产后，战斗又趋激烈，直到傍晚，双方均有伤亡，而马军损失尤重。入夜，马军一面困城，一面向城内挖道布雷。城内获悉后，亦采用各种方法严加防御，利用黑夜组织二十余名青年民壮缒城摸取马军尸体中的枪

支，共得钢枪四十余支，子弹数千发，武装了自己，一时士气大振，并不时用冷枪迷惑对方。马军不知是计，惊慌之中盲目还击，结果消耗了大量的弹药。就在这一晚上民壮马德海等也缝城越防至阜康向迪化发电求援。

九月二十七日，马军又猛烈攻城，并用机枪将城东北角打坍，驻军团长尤得胜继詹士诚之后，也要投降，但经刘应麟晓以利害使他不敢轻举妄动。这一天，为挖槽截雷，全城动员，不到半天时间，就在四面城墙的内侧各挖好一道截雷深沟，大家又在沟内挂上水桶、三弦子，用来侦探马军挖道方向。

入夜，城方为防马军夜攻，各垛口均点起清油灯照明，马军集中枪手射击，油灯多被击灭。大家又采用石油泡新砖代替油灯的办法，一时间城上城下亮如白昼，马军对此竟无计可施。嗣后数夜，因石油用完，又改用麻布浇清油包砖的办法，效果更好，马军既打不灭，又打不烂，反而越打越亮。城中民众还编了一首歌儿：“麻布浇油裹新砖，我们高兴，敌胆寒，你来夜攻咱不怕，气的马仲英干瞪眼”。

九月二十八日，马军攻城屡遭失败之后，又想出绝招，在城外东北角城隍庙的戏楼制高点上埋伏枪手，向城内不时射击，仅半天工夫，城方就伤亡几十人，太阳宫停满伤亡人员，哭喊声一片。妇女儿童们吓得纷纷往菜窖里钻，情况十分危急。当天下午，城方侦察确凿后，亦利用北门无量庙屋脊从内顶掏孔筑垒设伏，并由王春、达以尔（蒙族）两名枪手向对方还击。他们一连击毙马军五六名枪手，迫使对方不敢还击，局势方转危为安。

当天下午一民壮到太阳宫后面解手，忽然发现马军

挖进城内的地道开口，忙呼群众鸣枪阻止。大家又将洞口继续开大，用茅草、烟杆、辣椒放置洞口点燃，並以风箱向洞中鼓风，迫使对方无机可乘，只得作罢。

九月二十九日，省方派飞机一架，向城内空投部分枪支和万余发子弹。马仲英命枪手集中向飞机扫射。后闻，飞行员腿部中弹，飞回后因流血过多而死亡。

城中得飞机空投补充后，人心安定，战斗力愈强。马仲英则唯恐援军到来，组织敢死队拼命攻城。在此期间，县长刘应麟手提鬼头刀，日夜亲赴各垛口巡视指挥，联络组孔庆武及时传达指挥部命令，让大家坚守岗位，沉着应战，无论出现任何情况，都不得惊慌乱动，为敌所乘。

十月初一日拂晓，突然一声巨响，地动山摇，马军用巨量炸药将东城门楼炸开裂缝，城门摇倒。幸城内早作准备，男女老少一齐上阵，用手捧、肩背、头顶的办法，不到十分钟就在缺口处筑起一道长堤。就在马军喊杀冲锋之时，长堤后面的排枪声若炒豆，火烟翻滚，对方的敢死队，在烟云弹雨中成片的栽倒下去。马仲英虽组织了一次又一次的攻城，但直到天亮仍无法前进一步，只好遗尸遍地，龟缩在战壕之中。

从初二到初四，尽管马军仍围城不放，但士气低落，伤员不断增加，已经使他无计可施了。同时又怕省方援军到来，无奈，只好率队离去。

至此，一场历时九昼夜的守城血战，终于在生死搏斗中，以少胜多保住了孚远县城。据统计：马军在这次战斗中，共伤亡、逃跑七百余。城方也牺牲了百余人。名胜古迹城隍庙亦在此役中被全部摧毁。战争结束后，城方阵亡人员

有家属者自行安葬，其他均统一由善后组织负责埋于城西义坟之内。（今县兽医站院内）並立碑镌文为记。马军尸体则全部埋入白骨塔下（县一小西墙北角）和城隍庙附近的枯井中。解放前，每年九月二十六日，县城学生、居民都排队到义坟前向阵亡者祭祀。“文革”中义坟被毁，石碑也被红卫兵捣烂无存。

（三）马仲英走后的灾难

在孚远城的血战中，全体城乡民众团结一致，前赴后继，共同守卫做到了有力出力，有钱出钱，有粮出粮，直到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。紧急关头，大家杀牛宰马，烧茶送饭，连七八岁的娃娃都自动加入了运输队。居民张十户被马军抓走，为了攻城需要，敌人命他放火烧西门，而他走到城门前却大声向城上喊：“敌人要我放火烧城门了，你们可要小心啊！”话没说完，就被马军一枪打倒在城下。还有一个姓李的大老王，被马军抓去做饭，有一天他忽然发现东城墙有一个地方堆了很多新土，他知道这一定是马军在向城里挖地道，当天晚上他就偷偷跑到南城脚进城告密。有个叫赵塌鼻子的，过去当过营长，守城中十分勇敢，在东城门的战斗中，头上、脸上、腿上都带了伤还不下阵，慌乱中大家差一点把他也埋入土墙内。还有“济安堂”的王寿祥医生，义务组织战地救护队，带领自己的儿子们，亲自上城为伤员们包扎治疗，为此被马军枪伤左臂，险些送掉性命。一桩桩的动人

事迹街传巷议，可是守城结束后，上级的功劳簿上却不见这些人的名字。而那个在战斗中贪生怕死想临阵逃脱的尤得胜却由团长高升为旅长。这个外号叫尤草包的团长无功受禄后，却心安理得，趾高气扬，一反当日畏敌如鼠之相向百姓们大施淫威，到处抓守城民壮来扩充他的队伍。据统计：孚远在这次被抓走的青壮年共七百余人，仅后堡子一处就占二百多，不少人被抓走后，从此再无音信。此外他们还抢走了百姓的几百头牛和马，还有一百多辆车，车上装的全是发下百姓们的横财。听说马仲英撤走时，也从农村抓走不少民壮夫役，为他们扛运抢劫的物资。当这些人把东西送到山区的头道桥时（通吐鲁番山道），马仲英却要他们入伙去当兵，有的人不愿意，马仲英一气之下又把这些入全部杀死。

常言道：“苦尽甜来”，而孚远的百姓们那个时候却是前门赶走狼，后门又进虎，弄得家破人亡，一贫如洗。因无力从事春桥，第二年又逢大灾荒，真是上天无道，入地无门。当地有关部门虽然给予一些救济，亦属杯水车薪。在那个黑暗的旧社会里，由于军阀混战，百姓生命朝不保夕，长夜漫漫，何时天明？

今天，多亏共产党的政策好，使我们有机会追述往事，面对现实，由甜思苦，相信每个读者都会从此文中，受到应有的启发和教育。

张晏鹏 孔庆武等 供稿 马健 整理

一场触目惊心的公开大逮捕

王秉诚

1944年的迪化市（即今乌鲁木齐市）笼罩着一种阴森可怖的血腥气氛。机关学校，街头巷尾，剧场饭店……随时都可遇到脸色阴沉，目光睥睨的便衣警察，他们在到处猖獗地活动着。每日、每夜、每时都有显眼的黑色轿车，（一种专门秘密捕人的小汽车），神鬼莫测地出没在人们预想不到的角落里。显然，他们是在执行盛督办的“特殊任务”。这帮人，从来捕人既不出示逮捕证，又不通知其亲属。就这样，一个连一个的无辜者被悄悄逮去，从此杳无踪迹。

开始，在学校就读的学生，还以为学校是个比较太平的世界。它和社会上暗中流传的恐怖消息，似乎还隔着一层围墙，学生们照常可以闻铃上课，按时下学。事实上这是个天真的梦幻。紧接着发生的事情是——四月初新疆学院教务长程东白（教育厅长兼任）突然失踪；五月初教务主任涂治教授（农业博士、著名的小麦专家）在早饭时的餐桌上被叫走。不久，学生会主席董孟雄（政经系学生）一日夜晚在宿舍就寝时也被悄悄逮捕。从此学生中也不安起来。这时，我才渐渐怀疑，开春，校门边传达室对面由警务处增设了名义上是保护学府安全，实际是秘密监视师生活动的警卫班的真正目的和作用了。

自从部分教授、讲师、学生相继被秘密逮捕后，教室、宿舍、校园乃至球场，都已听不到学生天真活泼的谈笑声，他们无瑕的心灵里，从此增添了永远也驱散不了的沉闷、疑虑和恐怖的阴云。人们之间互相见面，仅以眼色示意问安，人人都觉得时时刻刻都有便衣在身后尾随监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学校只得匆匆结业，准备放暑假。

9月26日盼望的暑假刚一公布，学生们赶忙整理书籍、用具、衣被，准备省亲度假，蓦地从宿舍过道里响起一阵震耳的哨笛声，哨声刚一停顿，就听到一阵狂喊：“全体师生马上到操场集合，由军事教员带队，前往督办公署西大楼开会，任何人都不许借口缺席……”。这道尖噪刺耳的紧急传令，反复地叫喊了两三遍，由近及远，逐渐消失。起初，学生中对这样突如其来的命令，毫无介意，还天真地作出各种揣测：有的说，肯定是中央来了要人作报告；有的说可能是院长（自杜重远院长被捕后盛世才亲自兼代）要作例行的结业训话……等等。万万没有料到这就是新疆的活阎王下的一道勾魂令。从今天起就把我们这一批学生无缘无故地打入了与世隔绝的冤狱。

学生队伍一跨进督署衙门的铁大门，情况有些异常。全副武装的岗卒比往日大有增加。围墙下，两步一哨，三步一岗。西大楼的屋顶上也出现了卫队和架设的机枪。督署内特设的穿着兰色便衣的特务，不时的在楼的四处走动，我们被命令排成单行进入东楼会议厅下的一楼。还未上楼梯，就发现有带手枪的卫士把守，对我们挨个搜身检查。把一些衣兜中装着的铅笔刀之类的学习小用具全部没收。然后又命令队伍转回头走到楼外向南的空场上。会场上首放着一张讲桌、

紧靠讲桌的后边立着一块大黑板。离讲台约三十余公尺的正
面摆着整齐的条凳，围成一个月牙形的。场上的来人，除
了我们新疆学院的师生外，还有省一中、一师的师生大约四五
百人。参加会议的队伍陆续到齐后，督署正门已被关闭。这
种非常情况在大部分学生中似乎没有发觉今天到底要出什么
事，都认为这些森严的布置也许是为了盛督办的安全罢了。
因为谁也晓得督办捕人一向都是采取秘密行动，至于公开的
集体逮捕这确是谁也没有料到。

约莫半个小时，盛世才在一群卫士的簇拥下走到讲桌前。
这天他没有穿上将礼服，上穿一件白纺绸西服小褂，下穿黄色
毛呢军裤，头戴一顶灰色大礼帽，礼帽边沿露出花白的双鬓。
他那又粗又黑的浓眉下像毒蛇一样的眼睛放射出可怖的凶
光，敏锐地向会场扫视了一下，才慢慢地宣布开会。

会场静的如同死水一般，他的讲话没有讲稿，看样子仅
有个提纲。桌前也没放麦克风。他一开始说起话来有点口
吃，大概讲了一个多小时。先从国际形势讲到国内抗日战争
的形势。当谈到新疆问题时他说：“目前新疆有部分人受到
苏联的收买，企图推翻国民政府，在新疆建立红色政权。近
来就有人组织‘阴谋暴动’。你们中有不少人受了拉拢，今
天应该立即向政府‘自首’，争取从宽发落”。特别是在讲
到“自首”的问题时，他转过身用粉笔在黑板上大书了“自
首”两个字，似乎向与会者提醒今天开会的重点与目的就在
这个题目上。

俗话说：“心中不作亏心事，那怕半夜鬼敲门”。我心
里想：我们远离家乡而来，只知在学校里埋头读书，求取知

识，增长才能，还未进入社会大门，什么“阴谋暴动”，这与我们当学生的有何关系？我从衣兜里掏出一本《袖珍英语小辞典》，漫不经心、似听非听地翻阅着，有时还和我靠近的同学偷偷地寒暄几句。突然听到盛世才的嗓门提高了：“我念及你们中有一批是学生，年岁尚轻，也是被人拉拢了。为了挽救你们这些青年，希望你们就乘今天的机会‘坦白自首’”。我听了“学生”两个字，赶快把书本合起来，向周围的人群张望了一下，谁知邻近同学的目光也和我一样在四周回旋，似乎都在观察这个“学生”到底是哪一个？接着又听到盛世才发出严厉的命令：“你们可按学校为单位，都到二楼会议厅去写自首书，没有参加暴动组织的在纸上只写上自己的名字，参加了的，把拉拢了你的人也写上……”。

中午，夏日的骄阳在露天场的上空，疯狂地向人群施威，晒得我们满头大汗。再加上过度的饥渴与恐怖，我已经疲惫不堪。不由得，暗暗从心中发出一股咒骂的怒火——这与希特勒法西斯的行为有什么区别？枪杆与刺刀竟然朝着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抖威风吗？

排成单行的人群，组成一个长蛇队，穿过会场（督署排球场）。学生和教师都困惑不解地四处张望，默默无语，好象开始预测到有一场大祸要临头了，队伍慢慢依次进入二楼会议大厅。大厅内放满了课桌，每张桌子上放了一张32开的白道林纸、一支铅笔，我坦然地在白纸上按照宣布的规定很快地写上我的名字，迅速地离开大厅，我以为这样就万事大吉了。交了“自首”卷子的师生，看起来好象都松了一口气，但脸上并不象正式考场上退下来的那样轻松愉快。相反

地却是鸦雀无声，互不言传，生怕便衣出现在自己的背后。

这时休息的场地已经移到东边的篮球场上，卫士们提来许多桶开水和烧饼。一个个烧饼很快地进入了师生们饥饿的肚肠。不知怎的，消息传得很快，也许是迪化市的居民早掌握了形势的规律——一家中成员（包括父母、丈夫、妻子、兄弟、姐妹）只要在城内一天不按时就餐、就宿，就有可能发生意外事故（主要怕遭秘密逮捕）。在我们被软禁，休息喝水的时候，督署两旁的围墙栏杆外，无数男女老少不同的脸孔在晃动。他们显然是焦急地寻找失踪了的亲人。尽管卫士和警察厉声吆喝逐赶，但从栏杆中依然可聽見探望的人头。

约莫下午四点多钟，一声传令，三校的师生又返回西边的会场，各就各位。盛世才又在跃武扬威的卫队保护下，重新走到讲桌前。他那酱紫色的脸膛上，泛起一股阴沉狰狞的气色，手里拿着一个小本子，大声说道：“你们中的大多数人，时至今日仍执迷不悟，不愿自首。失去今天给你们的机会，政府和我这个当主席的也就仁至义尽了……你们听着，凡是我点出名字的人，站到场中间来”。这时督府里的一部分特务已经逼近学生队伍。首先从新疆学院的生物学教授、畜牧专家周云若开始，继而点到贾国栋（总务处主任），吴广汉（训导处干事），孙铨智（体育指导员）等三十余人。当点到学生名单时，学生人群中开始紧张起来。有许多被叫出来的学生都是我比较熟识的同学，心里想：他们难道真的是搞“阴谋暴动”的人？疑问一个接着一个在我的脑